



禹峽山志卷之二

瀋陽孫繩祖澹翁父纂修

古今藝文



大塊假我以文章匪惟日月星辰雷霆風雨昭
回雲漢而已凡山川河嶽之流峙珠宮貝闕之
莊嚴瑤草琪花珍禽異獸之飛潛動植莫不各
有自然之文章璀璨呈露而人為萬物之靈有
所感觸就中烘染點綴如化工肖物如僧繇畫
龍躍躍生動此三才所以同運而並行也禹峽

出岷山志 卷二
為宇內自然文章不可思議顧越在荒服非游
宦士夫遷客騷人輒少表揚自來覺王封勅當
路護持斐然見之貞珉邑乘者文章號稱極盛
畧加搜輯足令神遊者開卷寓目恍若造極登
峯為古今藝文志凡四則

誥勅第一

宋頒峽山二神勅

廣州清遠峽山顯應神曰初可特封靈祐侯曰武可
特封靈惠侯

勅廣州清遠峽山顯應廟神曰初曰武峽山之中佛
屋甚古二神自鼎興早禱輒應是有功德於民
者既錫廟匾宜肇侯封有建炎祀典在靈者神
之威祐與惠者神之福相百里其無斃可依前
件奉 勅如右牒到行景定五年十一月 日
太傅右丞相魯國公似道同知樞密院兼權叅
知政事夢鼎簽書樞密院權叅知政事希得兼
給事中子才兼權中書舍人十一月十九日都
事王行訖統制官張恩明施財命五羊陳仕舉

刻于石通直郎知廣州清遠縣主管勸農公事
兼軍正曹韶篆額并立石

古今藝文

傳贊第二

安昌期先生傳

宋張昂曲江令

先生姓安名昌期廣西昭州恭城縣人也少舉進士
皇祐中朝廷平廣東儂寇之難推恩二廣進士曾與
禮部試者皆特試于廷先生因此得官初為廣西橫
州永淳縣尉以事去任遂不復仕獨與一童來廣東
日放肆山水間嘉祐庚子至惠州時曲江縣胡君濟
卽先生同年友也方為海豐令先生往過之遊從甚

久或相與接杯酒則多為嬉戲小術悅座人嘗結紙為數紐覆之器遂動徐啓其覆卽俱化鼠矣飼之以食嚼咀如真鼠焉旣又叱之還覆以器而其紙結如舊平時好歌安公子曲胡令戲之曰安公子唱安公子先生卽應聲曰虞美人歌虞美人其辨捷類此自入山採藥還取所採葉食旣而吐示于人其津膠葉如膏人或與之處則多見其通宵不寐復指其童謂人曰莫笑此童他日吾與偕隱矣其後於治平二年携此童來廣州中宿縣峽山廣慶寺自言其爵里姓名又謂寺僧曰聞峽山有和光洞故來一遊遂策杖而往更數日不返寺僧恐有他故率衆入山求之莫知所在忽於石壁間見詩云蕙帳將辭去猿猱不忍啼琴書自爲樂朋友孰相携丹竈非無藥青雲別有梯峽山予暫隱人莫儼夷齊後題云前橫州永淳縣尉安昌期筆然後知爲先生詩先生真有道士也後此人莫得而見焉其詩當時爲寺僧錄示於人故傳以爲仙按峽山疎秀聳拔兩山壁立對峙林木茂鬱峯巒重複一水介其間會衆流赴海綠波澄澈爽入

毛骨宜得道者之所棲隱也又寺當山水勝處昔人遺蹟最多然去耳目久遠莫克究其詳獨先生自治平乙巳歲來遊距今改政和乙未相去纔五十一年人多有識之者余官守曲江數經此寺得先生詩讀之愛其擺脫塵網能全天真甚切欣賞因為之傳其事蹟本末至先生之不能傳者以俟後之有道不特傳其蹟能傳其心則得矣

自海南歸過清遠峽寶林寺敬贊禪月所画十

八大阿羅漢

宋蘇軾學士

第一賓度羅跋囉墮尊者

白纒在膝貝多在中日視超然心經與人面顛百皺不受刀策無心掃除留此殘雪

第二迦諾迦代蹉尊者

耆年何老粲然復少我知其心佛不妄笑顛喜雖幻笑則非瞋施此無憂與無量人

第三迦諾迦跋梨隨闍尊者

揚眉注目拊膝橫拂問此大士為言為默默如雷霆言如牆壁非言非默百祖是式

第四蘇頻陀尊者

聃耳屬眉綺眉覆額佛在世時見此耆年開口誦經四十餘齒時聞雷雹出一彈指

第五諾矩羅尊者

善心為男其室法喜背癢執爬有木童子高下適當輕重得宜使真童子有如茲乎

第六跋陀羅尊者

美狠惡婉自昔所聞不圓其輔有圓者存現六極相代衆生報使諸佛子其佛相好

第七迦理迦尊者

佛子三七髮眉與鬚既去其二一則有餘因以示衆物無兩還既得無生則無生死

第八閻羅弗多尊者

兩眼方用兩手自寂用者注經寂者寄膝二法相忘亦不相損是四句偈在我指端

第九戒博迦尊者

一劫七日刹那三世何念之頻屈指默記屈者已往信者未然孰能住此屈伸之間

第十半托迦尊者

垂顱沒肩俛目注視不知有經而况字義佛子云何
飽食盡眠勤苦功用諸佛亦然

第十一羅怛羅尊者

面門月滿瞳子電爛示和猛容作威喜觀龍象之姿
魚鳥所驚以是幻身為護法城

第十二那伽犀那尊者

以惡轆物如火自熱以信入物如水自濕垂眉捧手
為誰虔恭大師無德水火無功

第十三因揭陀尊者

捧經持珠杖則倚肩植杖而起經珠乃閃不行不立
不坐不臥問師此時經杖何在

第十四伐那婆斯尊者

六塵既空出入息滅松摧石墮路迷草合逐獸于原
得箭忘弓偶然汲水忽然相逢

第十五阿氏多尊者

勞我者暫休我者黔如晏如岳鮮不僻淫是哀駘它
澹臺滅明各妍于心得法眼正

第十六注半托迦尊者

以口說法法不可說以手示人手去法滅生滅之中自然真常是故我法不離色身

第十七慶友尊者

以口誦經以手歎法是二道場各自起滅孰知毛竅八萬四千皆作佛事說法熾然

第十八賓頭戶尊者

右手持杖左手拊石為手持杖為杖持手宴坐石上安以杖為無用之用世人莫知

石頭陀尸翁和上傳

孫繩祖 邑令潘陽人

尸翁諱大汕字石濂浙西名家子父徐母杜生有智慧八歲聞人誦法華輒能會通時際鼎革父靖國難乃依世交龔龔撫如已出顧嬰鼻衄不瘳就醫白下偶遊天界寺恍見常安居止阿蘭若處堅投杖人和尚剃度龔弗能禁是時杖人為東南尊宿知尸翁再來授最上乘於大眾中多所讚而結習未盡散花着身乃命遍參諸方尋過古南叅牧雲大善才燃正法炬得天龍一指禪歸與杖人相視大笑蓋已了却大

事姻緣隨於寧國百祖姑蘇竹堂苔上水西吳趣廣
福次第開法皆放大光明藏照十方界會度衆生猛
憶杖人曹溪禮祖之囑卓錫度嶺掃塔畢受制撫兩
軍簡向獅子林傳菩薩戒已又赴大佛寺放叅從平
南請也期滿中州閔刺史招主五臺法席刻杖人傳
燈正宗成携板還苔上什襲楞嚴藏俄從定中傳初
祖心印當在震旦設大法樂復來嶺表示現迫於當
事薦紳頂禮畱主長壽院事院故五羊名刹歲久頽
廢一翁首建大悲殿次藏經閣次大雄殿次舍利塔

一切諸佛莊嚴色相方丈僧寮煥然具足宗風由此
大振時南華寺祖席久虛監院僧率百房弟子以花
貫諸纓絡迎嗣無上法寶由杖人遡源而上為洞山
二十九世孫自六祖輪次而下實本山三十四世孫
先是安南慕一翁法乳遣官具書幣迎請說法翁意
初祖航海來度東土我獨不可航海往度彼衆乎遂
往闡教施大法雨及歸以藥師天王二殿未成啓王
作功殿既成更念長壽伊蒲少供蒙前太守黎公命
給飛來寺田租入院中為豪強兼併研思窮力布金

清理始復舊物尙圖修闢飛來諸勝圓此淨果無何
道高毀來有傍睨之清淨城中陡生荆棘幸迷陽迷
陽有足未傷丁翁知三業難調避秦還浙上靜徐氏
家菴一夕舉偈示衆結跏而逝時年七十有二其門
弟子興宗等奉靈骨踰嶺建塔北禺最高峯所著有
燈待百卷離六堂詩集及海外紀事數十種行世
孫澹翁曰余讀佛經云無緣生慈以斯而唱物無不
周丁翁具大法力而卒不滿願惜哉雖然應以宰官
身得度者卽現宰官身而為說法嗣此宰官能生慈
於無緣之緣是亦猶行丁翁唱物之願也無我相亦
無爾相眎法平等此之謂善知識此之謂不二門

古今藝文

說文第三

遊飛來寺說

明萬文卿憲副南昌人

余分泉嶺以南稔且有半幾鼓艇峽山之灣望飛利
一點若掛檣杪若舞眉端而左右者憚從輒云峻矣
峻矣亦緣鞅掌登岸未能頃叨移武林行且得代毅
然曰此不一價山靈且哂我乎惟時高秋清徹耀靈
畢西艤纜迅登屏騶獨步直躡最上層挹觀音泉晚
達摩葛壇石心語曰跡者故而化者新蓋其性靈無

去來也蘭若周尋松門流盼兩山壁合一水練飛天
氣入懷洞雲遶足恍若憑虛俯霄矣暝色催還山僧
之巖余謂茲山匪甚崇乃巉銳而絕特且蒼磴陟懸
無剉地稍一平之彼木石丹堊致其巔難矣寺題飛
來固宜僧曰不然語在志內亟以進余返舟閱之甚
哉好事者之吊詭也武林故有飛來峯彼以西僧慧
理覩其肖天竺之靈鷲訝稱飛來夫天竺靈鷲夜半
有力者揭之東耶卽廣輿名巒肖似者何限慧理嘗
以鞠猿叫月今呼猿洞其遺也乃茲寺匪甚鉅不知

足自何許好事者謬謂龍舒千里一夕飛來至以維
摩獅子座借證夫獅子座果座耶果形運耶且洞自
猿宅浪因歸猿洞之名而綴其事銜艷導淫踵譌甘
穢亦呼猿事等耳若老松見夢則櫟社固已先之無
足大詫夫植物且變其膚詎亦未融我執耶時以訊
客客掉頭曰山河大地人物身心皆幻也猿姬松叟
且勿論今子塵跡甫揆飛來寺又且嚮飛來峯卽方
寸俛仰間再拊宇宙之表飛去飛來何獨山寺焉是
詰余壯客譚然而矧自有真真自常定就如觀音泉

點示云但定其心何慮無臬心虛則臬不竭心靜即
寺不回心平即地不必鏗心確即地不必坐心無物
即猿泯其化心無我即松醜其執諸皆志內可鏡者
夫心勾者血肉耳而真體真用俱焉體以體其用即
凝于方寸而不廢常照固定也用以用其體即周于
宇宙而不妨常寂亦定也定者真心也即性也與山
河大地同而異異而同去來無閔而實未嘗去未嘗
來也本虛難名聖人難言幻云乎哉客俯而思若領
余譚謂足以醒來遊者請付錄示余曰得毋重為山

靈晒顧業許之矣遂詮授說

移峽山神驅虎文

明 霍

韜 尚書南
海人

正德辛巳春二月朔三日南海霍韜朝京過清遠維
舟峽山聞邇年峽之上下民人遭虎噬食者二三百
數乃移文于峽山之神責之曰惟神職守茲土於宅
有茲土之人經游茲土之人惟神之庇之依于茲土
之寇竊虎豹蛇蟲惟神之馭治乃茲邇年由峽山泝
于英德由興仁暨于潯江盜竊縱橫虎豹甘人豈神
懵不聞知於惟皇上帝恤奠下土嶽瀆山川肆于鄉

邑社稷神祇咸秩乃祀惟嶽瀆山川鄉邑社稷神祇
恪恭乃職乃享乃祀以無黜辜我聖天子御天下百
辟吏士罔不率職百辟吏士有不率職豢縱寇竊則
干戮刑惟神職守茲土衛保我聖天子萬民乃縱寇
竊豢縱虎豹噬甘我民正天之罰則誰之辜豢縱寇
竊殘殃我民時惟我百辟吏士不畏天之威命以憫
恤民艱於惟皇上帝恤奠下土明則督責百辟吏士
幽則責督嶽瀆山川神祇茲神蒞守茲土乃縱虎豹
噬殃我民時惟神不共天之職典不畏天之威命怠

職玩天時惟神不忠食享茲土不衛恤茲土之人時
惟神不仁民遭虎噬以有叫號神不聞知時惟神不
聰民遭虎噬叫號神有聞知乃不拯恤時惟神不德
我聖天子御宇百辟吏士不忠不仁不聰不德寘有
常刑惟神職守茲土責其誰歸於戲神不共天之職
典寧不畏天之威命是用謹與神約始自今虎豹甘
人神殛誅之邇三四年虎噬我民以無辜神追殛之
顯有嘉績報衛我民是匪特神之職典實共天之威
命茲土之人亦保享神之休如自今至于一月二月

三月虎猶甘人是惟神不共天之威命不職予乃齋
肅告于皇上帝遣風雲雷電神祇誅徒茲山寨填
東海糾正神之罰辜予則獲罪于神不辭惟神正直
尚聽予言保享茲土于有末

送粵仙上人入山說

明 鍾萬春

蓋聞僧有五外緣內擾驅馳八萬四千勤勞其名曰
俗性迷法轉三毒不祛其名曰蠢住心觀靜長坐不
臥其名曰病省三身守六門超然求最上乘其名曰
真適山視水無念無相其名曰高五者吾取高焉庶

幾哉粵仙乎粵仙東林釋也東林徒不滿十然喜訟
日惟智力是競夫摩訶之義謂何而鞅逐至此顧粵
仙脫如也外念不關般若常生今結茅于飛來上層
直尋頓教飄然有空外之想嗟嗟經所謂後念離境
卽菩提者非耶然則能必其往乎吁粵仙勉之矣其
能堅爾志力面壁九年慧定卽禪何必絕頂如曰此
淨土也吾假寓耳歸照其境六劫不滅豈徒辱筆且
貽水石之羞時萬曆丁丑秋日

重建峽山飛來寺募文

明 張

萱

太守博
羅人

歲戊戌峽山飛來寺就圯寺僧走羅浮謁余為疏疏諸檀施詳具余九敖堂逸稿中丁未冬奉簡書權闕姑蘇以小除日復過峽山僧方明輩具袈裟逆余舟以請曰夏四月之五日蓋放叅矣維山之巔有物蜿蜒不見其首乃飛於天靈霍導之屏翳佐焉於是幽壑盡怒懸泉爭吼目不及瞬跬不及遷疑萬鈞之機駭發與萬馬之奔逸而僨其輓也礫然礫然為千斛困為百斛箒纍纍碩碩或擊於後或撼於前甫一剎那而大士之殿護法之門梵鐘之閣涵碧之堂與行

脚之棲止僧祇之庖廡眎之蕩然明輩四體投地雲涕潺湲余命之坐遂乞予言戊戌之役非公誰先嗟是役也計緡必千再假公筆結彼萬緣首檀唯公公其疏旃余乃微笑若負余矣余嘗以詩貽明携來雲滿鉢知是呪龍還墨尙新也豈蜿蜒者頑而呪不復神耶夫昔本飛來今復飛去去來皆幻何廢何興如若所請亦有為法耳况彼福田余所不道第是山也峯攢翠以插天水曳練而劃地煙霞出沒日月蔽虧鳥語猿啼竹聲花影固牂牁以北臺嶺以東一名勝

乎故帆無南北過者必登客無寒暑登者必憩是以
聞之前賢載之往牒亦借助江山者之邪莒也有其
舉之誰能廢矣然不有廢者其何以興余嘗讀西域
行紀有支迦摩耶者欲作寺于龍淵之山蓋九作而
龍九奪焉摩耶至欲以身赴淵誓必殛竜山之神乃
現一宰官迎語摩耶國中有迦離利弗者若寺之功
德主也功德主未至故龍神得以戲若耳摩耶乃詣
利弗告之故足僅及門而龍已它徙矣于是利弗乃
破其家為摩耶檀首寺乃告成卽海內伽藍記稱降

龍寺也安知非峽山功德主別有迦離利弗故假此
龍神相戲奪耶時座客亦有微笑者摩耶能以身赴
淵故利弗能以家施寺若輩勉矣夫五嶺亦大國也
分城而居建節而鎮按轡而巡行若與夫境內外之
衿紳閭左右之善信皆一時之迦離利弗也彼碧眼
胡止一利弗耳且能為摩耶竟降龍之功德今以百
千衆利弗獨不能為若輩結峽山之善緣乎客又微
笑子亦峽山神之現宰官身也不然若輩兩有事於
峽山而皆以子為嚆矢耶余謝不敏遂為文以授然

予既非佞佛復值戒途不能作佛語以破衆慳又不
能作綺語以起衆信若輩勉矣

修馬峽山志序

國朝夏雲邑人明經

昔予先處士棲隱馬峽之後曰龍頭半墅先人菟裘
在焉與峽寺相距數里許舟車可達每達春樹秋濤
奇霞積雪觸景會心輒鼓櫂溯洄扶筇選勝與諸衲
爲方外友予獲追隨杖履侍壺觴之役或興盡而返
或信宿流連自謂與名山有緣迨順治甲午間寺僧
散亡刹宇林木盡爲狂徒所毀千古勝槩且歸濯濯

貧且賤不能代峽靈申請厲禁爲護法檀越又

勸緣布墜作讚嘆功德於山靈無補心竊負愧

歲辛丑以避寇移居縣城當事諸公雅有名山之好
予從諛倡始其事然僧孤緣寡正以全復爲艱康熙
二年幸遇平藩大發宏願爲茲山功德主一切殿閣
亭臺槩爲建復舉數百年積累締造者不一載而規
模咸備焉猗歟盛矣所可憾者惟古木千章交柯落
蔭非人力所能驟致爾緬惟茲山自軒轅迄今時代
久遠異蹟甚衆而舊志殘闕散失今不輯梓名山面

日恐歸湮沒一日於友人齋頭得舊志全稿退歸北
禺閒軒叅互較訂正其魚魯增以纂修近事為卷去
四事皆據實無所阿比蓋取其信而可傳以俟後之
作者遂罄半墅力穡所入得錢五十餘貫以付剞劂
知事於乙巳春初告竣於是年秋杪雖不敢謂於名
山有功然使登臨者有導遊之娛展卷者具凌雲之
意千秋勝槩庶可藉以求傳也至于當代詩文予以
分寡陋不獲遍購入梓實多缺憾倘海內名碩不能
珠玉緘寄琅函為禺峽增重蓋翹首而俟矣

二禺峽志序

凡山形欲奇勢欲深境欲靜以是三者槩天下名山
幾盡之矣而獨不足以盡二禺峽二禺峽者居清遠
上游三十里當嶺南北行要道澗湟滙流兩山壁立
飛泉巖石之妙絕於天下道書所稱第十九福地也
梁普通中舒州延祚寺一夕飛來故數千年間高僧
羽流前後仍集子數四往來瞻顧徘徊竊疑造物者
自祕其奇久矣珠則胎之玉則璞之名山之必深必
靜其常也而此獨炫然呈露何也彼舟行其下誰哉

非銅竹之符則輜軒之使也下焉者非擁貨而南則載寶而北者也行則有赴時計日之虞止則有畏途惡風之戒名勝當前悵望而不得卽而樵人牧子倚山門蔭喬木捧腹而笑行者勞人草草有不自啗其形役者乎其幸而得至者登於山則有幽曠瑰異之觀以潛奪其燥競之心挹於泉則有清迴寒涼之氣以澡漑其熱中之念然後知二禺所以寓其至奇於不深不靜之間者固造物者憫度之大慈也良工之擘劍也方其熾然而急投之清泠之淵則堅利無敵

少緩則否彼號為名山居深處幽而有能裹糧問奇自至皆其不待焮而堅利者也豈可得於市朝熏灼之士哉觀唐宋諸賢及吾鄉先哲其詩文為二禺飛來作者往往多曠達明悟之旨而鼎革以來舊志無存邑人某君乃揆撫於蒼厓斷蘚之間彙以成編又為之繪其圖形徵諸故實禺峽之奇與其文獻於是大備夫嶺南僻在一隅舉天下之人過二禺之下者百不一二至其下而能登望游觀以盡二禺之勝者又憂憂乎若前所云造物者雖有區區慈憫之心所

及不既寡乎有某君之誌使天下人人犁然皆有二
禹在自然後造物者之心於是乎不窮予故樂為序
之

先生足跡遍天下所歷名勝無不畱題禹山亦粵
東名勝地古今題咏甚夥先生為鄉國碩果往來
其間詎無吟詠予修禹峽志搜窮巖阿並未獲先
生片金碎玉不禁流連低徊忽得先生晚成堂集
而見是序急為補入不但山靈生色且甚愜予企
慕之私也

孫繩祖識

二禺山語

二禺在中宿峽相傳軒轅二庶子長太禺次仲陽降
居南海與其臣曰初曰武者隱此太禺居峽南仲陽
居峽北故山名曰二禺在南者曰南禺北曰北禺七
十有二峯相對一一奇削而北禺以飛來寺尤稱勝
繇十九福地坊而上有嘉會亭迤而西一崖曰蒼雪
異石矗立如疊古瓊老榕橫架其上輪囷盤攫風嘗
颼颼不絕踰澗有軒轅二帝子別業祠二禺君二禺
君者太禺仲陽也右為山暉堂祠二禺臣則初與武

也其下復有二帝子讀書臺皆邑人朱叔子所建臺
旁為飛來新寺折而西地稍夷曠有叔子清音樓泉
自上行鏘鏘有聲乃子瞻所謂仰看泉落珮俯聽石
轉轂者四壁多青脂石乳及海棠紅躑躅之屬有泉
滲出縈紆伏流凡九曲可以泛觴左折沿澗而上東
望有一瀑布其下為淙碧軒子瞻以溪水太峻當少
畱之教寺僧於軒北作小階瀦為澄潭使水嘗雷轟
雪濺又夏秋水暴可為啓閉之節用陰陽家言寺當
少裕云歷蹬二百餘級至一洞鐫仙源二字瀑布發

源處也下有橋曰流香是為第三橋沿澗西行竹林
中有阮俞逕昔二帝子善音采阮俞之竹吹之鳳凰
來集至今月明猶彷彿聞其遺響焉兩厓摩娑皆作
翠褐色古木蒼藤垂陰水際煙波隱映中時有漁舸
往來篙落一聲巖壑四應是為石洞最幽之處其巔
最高峯林木益深希見天日有一巖廣數百步多鍾
乳地下有石棋子大者徑二寸凡百餘枚下為和光
洞安昌期丹竈在焉常產五色榴花折而西為歸猿
洞孫恪妻畱玉環之處也又一巖有古甯器函黃金

蛻一具壁上刻秦時五百人避難於此九字上卽古
飛來寺梁普通年二帝子自舒州移至此一角遺於
梅關今爲雲封寺粵故有客山二一日浮山一日逃
石有客寺二一日飛來一日雲封飛來寺頗多題詠
區海目云客帆山寺兩依依聞道飛來便欲飛若使
客帆同此寺不煩一宿也能歸子和云潮至胥江力
漸微峽門開處野猿歸空王亦愛禺陽好飛寺而今
更不飛寺後絕壁有雲隱二字羅隱所築上嘗生異
雲禱之輒雨稱雲臺峯距古寺數里又有一巖內今

三洞甚高廣唐時望氣者言南海有靈山產神草遣
使求之果於此得金芝數十莖鏘然作金錢聲因名
金芝巖巖中牀几瓶壚悉具一丹井與海眼通石盂
中有乳英滿注巖上又有天池二一大一小其水散
爲北禺諸泉南禺巔爲縹幡嶺與北禺之巔並高下
有鐘樓岡一巨鐘舊懸其上俄飛入水每寺中伐鼓
水底鐘隱隱相應今漁者歌有云山上鐘聲水底聞
南禺飛落北禺雲謂此也繇岡西折有一洞又數百
級有巖二塢三平臺一皆產金粟花泉分數道而下

流為花溪自一灣至于五灣灣盡為百花洲第五灣
上有奇石三疊高五十尺平行而白名瑤臺下有花
阡叔子瘞落花之所也二禺皆多水凡山罅皆有流
泉迸出而南禺尤多泉所衝啣厓崩嶄斷每為橋以
便牽挽宋時有杙閣七十餘間今易以石礮路如絲
繚繞峯麓舟上者百纜糾纏鈎藤冒石乍斷乍連號
呼多悽慘聲如哭如相殺一散為百百散為千遠近
相應自二禺至涇陽凡三日皆然涇陽峽小而長其
西壁益巉巖可蛇行者僅尺許故於東壁鑿梯為平
路涇陽有連州水口出賊大廟峽逕路四通花山鐵
山諸寇率從此乘龍艇出每艇二十餘槳首尾如一
上下互為首尾輕捷如飛多用砂砲利器遙見黑煙
一點卽已中人又數從廟東殺雞坑而出坑口下又
有滄江大燕雨水口及黎垌坑皆賊要衝戍兵往往
與通咫尺間輒不赴救哨船塘舖皆在大廟對岸不
當隘口名為禦寇實避之

金芝巖龍湫乞雨文

孫繩祖

竊以晨流玉露莫回四野之焦枯澤霈金芝允著千

秋之感應虔循故事敬額新恩繫惟尊神雲隨跡擁
道與時行巖壑修鱗實代天而宣化旱乾蒿日恆掣
電以作霖攷勝明萬曆之年經故令兩番之禱咸施
甘樹大慰凡情盛事載在邑乘懋功騰於民頌伏念
某調任茲土欽仰明威方期納稼築場策蹇訪龍湫
之勝詎意高秋盡潦盈眸切旱魃之傷曾集僧道以
結壇懇祈罔應爰偕屬僚而請命誠感必通環顧率
土之濱共奉天子之令而養育仰思潛龍之德應憐
黎庶之苦以給求人以食為天饗殮奚堪斷絕民惟

神是主災患還藉匡扶恭肅短章特干垂聽所願龍
顏大悅賜涓滴於金瓶龜坼全消沛滂沱於隴畝用
副其蘇之望欣占大有之祥不但喜雨亭旋命工而
復古行看神異記卽磨崖以勒碑在淵有知鑒誠不
忒

謝雨文

孫繩祖

竊以亢極而悔俄看畢宿為霖潛久能飛不患離雷
作旱現神位乎正中大元功于無外丹誠有感盛德
難酬繫惟尊神腹吞江海尾掉風雲羽翼已成隱金

芝而育德屈伸盡變憑造物以宣猷自昔已靈于今
爲烈茲以深秋酷旱虔禱幽宮幸荷神功旋流膏澤
尅期五日響應三朝瀉瓊海之銀濤傾天河之玉浪
怪哉消故獄果占蟻穴之封茂草滿空庭立見蒺藜
之萎謹築亭而復古併勒石以酬庸蠲吉告虔牽犧
致祭所願陰陽不忒燥溼以時十雨五風舉趾長遊
舜日千門萬戶鼓腹共樂堯天從此品彙流行高臥
九仙之館裁成輔相不勞方士之吹則領下之珠愈
圓而壁上之晴都點功成九鼎神享千秋惟冀厥靈

尙其有格

重修飛來寺募文

孫繩祖

中宿禺峽深處有古寺焉相傳梁普通元年從舒州
上元一夕風雨飛來者也列十九福地之尊踞七十
二峯之奧粵自軒轅帝子耽名勝以讀書泊夫貞俊
禪師伏神功而嗣法當其聖僧獅幻化樂臺成古洞
猿歸割情環脫燦爛和光壁上無非五色榴花蔚藍
櫟杜巖邊尙有大還丹竈定心泉湧凝碧犀沉達摩
祖就此談經跋多羅於焉說法坡仙淙碧之軒故宋

放生之所莫不滄露流霞峽水共天花而並翠縈晴
結暝禺山伴佛髻以偕青兄復數聲法鼓應來潭底
之鐘萬道寒泉長和禪林之唄加以阮俞捲籜風送
歸帆白練噴濤雨沾遊屐凡諸勝景悉是奇觀向使
闌楯七重時修蓮界琉璃多寶代植祇園則蜀地花
磚秦關錦砌有不永護摩訶滿鋪繡嶺也哉然而遙
遙終古類有升沉寂寂化城豈無興廢閱歷兔葵雀
麥幾回滄海桑田爰及

國朝鼎建之年恭遇今

上龍飛之會繡囊慣解爭揚淨果於許詢金刹增輝嘗

繼勝因於荀勗雖曰由舊詎乏重新無如人社鬼謀
琳宮漸落天錢星貫禁苑偏慳遂使青鸞白象無復
空王金碧之容因而綠水丹山大半過客悲歌之地
顧此千秋寶樹頓教蘚泐苔纏何當諸佛慈航坐失
翬飛鳥革不立鴛摩之願寧還蘭若之觀時則有沙
門湛菴者長壽傳燈此山卓錫濬言泉而妙湧憑慧
劍以廣揮日擊蕭條獅座日深望帝之哀心傷冷落
僧寮時切給孤之想於是唱緣插草馳請操觚余也

不文言何足重第念瓊梯欲駕固須呵護於伽藍香
界幸新端藉捐施乎檀樾凡茲善信誰非喜捨蘭陀
維我宰官應是再來利弗用布廣長之舌勸輸流轉
之金但使玉梁復整層層必鉢成林恍如銀殿重飛
處處菴羅挺秀則兩禺勝蹟依然欲界仙都而古寺
靈山又現塵寰淨域不特功鐫紫篆織無量之春蠶
抑且名勒豐碑繡頭陀以古薑矣是為引

古今藝文

碑記第四

歸猿記

宋 劉義慶

唐廣德中孫恪舉進士不第遊洛至魏王池有指旁
大宅可憐者恪歎扉閭然久之穿戶隅以入隔簾有
女子絕艷摘萱草庭下賦詩曰彼見是忘憂此看同
腐草青山與白雲方展此懷抱吟諷淒惻褰簾驚走
命青衣詰之恪以憐舍對青衣復命女子曰郎君熟
窺吾陋質矣可延客坐吾將整容以見青衣導入恪

私叩族氏青衣曰舍山袁長官女擇對於此耳頃之
出見如禮語恪曰固非賃舍小稅駕無傷也青衣爲
之除館而授室焉且曰袁氏素饒應須唯命未幾車
馬金帛充物奪目恪爲之動遂相從于歌酒琴瑟之
歡凡五載奇一日遇中表張閒雲話舊張曰吾久游
方外常有所得觀子貌有妖氣第言之恪懵不省所
謂張又曰夫人陰陽盛衰弼中彪外子之妖氣由乎
女子何隱焉恪乃具道所以張愕然俾亟脫去恪曰
亦嘗求其表裏姻婭殊不類妖况昔寒今溫何忍急

之張怒曰丈夫固如是乎吾有寶劍可以降妖善藏
之以伺其便恪受教還室韜劍屏處袁覺怒罵曰吾
泰子于窮愁中乃爾背義曾犬彘之不若恪慚忸叩
頭袁按劍寸斷之恪愈懼將奔袁大笑曰張生不能
以道訓所親使行不義來當辱之子吾偶也何疑焉
恪小定再出遇張曰兄使我捋虎鬚幾不免虎口張
曰劍在否恪以實告張曰非所知也別去又十載袁
生二子治內有法恪謀仕復入長安謁王相國縉俾
依番禹帥幕挈家而南每遇崇山茂林袁必爲之延

竚一日至峽山袁曰是間有寺僧曰慧幽別數十載
德臘俱高當飯衆以資南征之福恪然之食已袁更
服理鬢携二子詣老僧持碧玉環授之曰此院中舊
物也僧殊未領解頃忽野猿數十聯臂松下捫蘿悲
嘯袁愴然命筆題詩于壁云無端造化幾湮沉剛被
恩情役此心不如逐隊歸山去長嘯一聲煙霧深既
而擲筆抱二子嗚嗚泣數聲語曰好住好住吾自是
求訣矣遂裂衣還故形追嘯者攀緣而去猶屢回首
恪魂爽飛越拊二子大慟語老僧始悟曰昔爲沙彌
時豢一小猿開元中高力士使南海經從喜其黠易
以金帛并求訶陵胡人所施碧玉環置項歸獻于上
每天使來多言其俊常馴擾上陽宮聞安史之亂不
知所在詎意作如此怪異持環以歸之恪惘然自失
携二子登舟不復南矣

松夢記

宋彭球邑令

松者卿以儒鳴世論草木則曰有生無知及觀蒼能
知數種能知來二者然後知卿說未爲確論而松能
見夢於人不足詫也峽山寺枕江滸卓爲勝槩舳艫

沿沂多指此為少憩之地矣大觀元年冬五仙皇城使錢侯師愈解組北還艤舟寺岸從者執斧剮松明年殿直吉老錢公省親隍川寄宿岸下夜夢一叟鬢眉皓白揄袂揖曰余居此山三百餘稔曩公族失慎使令從者斧余膝下脂膏以代燭余血流潰迄今尙爾公能為我白丈室老師出毫髮方函如銀療治庶幾盲風蓬蓬不能搖折俾余順其天年則賴公之德賜豈不腆哉吉老語其姓名居第則曰余非圓首方足迺植物中舍靈知者也飛來寺西南隅十餘步土

扉部樓余得奠居焉遽覺意其必為異候寺啓鑰則躡級以告時待久未達曙復寢酣舟師解維去覺而詢之別寺已數里矣自是悒悒過浹洗謁縣宰彭球語夢中事球覷覷然且驚且異政和士辰歲移官之越臺詣寺尋訪縱步西南見一古松傍崖而植旁出一枝分條布葉濃蔭下覆恍若翠蓋俯眎其本去根盈尺銛斧傷痕皮膚剝剝松脂流注誠合吉老之夢焉遂以其事白丈室命上以竹木為外護以土為內補噫仁者於物無所不愛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訥蓋

雖由由然憇傷于物彼古松者植之有知也一為錢侯從者所斧猶能見夢于人亦神異矣故記之以告用慶者

重修飛來寶殿記

宋 胡 愈

中宿之半倚石作大禪林勅曰廣慶國朝康定初所賜額也按寺雜記三十有六而飛來殿實其權輿武溪僧了烝嗣法佛國禪師惟曰崇寧改元之明年歸自法雲越二年三司檄曹溪選請住持入院之日舊三明左行躡級而上登頂謁還視基構圯陋弗支俯

瞰長江如墮輒喟然曰不葺修何以奉香火重本源乎乃募衆緣益之歲入斤斧槩集據舊一新廣五丈五尺深三丈四尺有奇前崇四楹左右翼如也經始于大觀戊子之初告成于九月之望上棟下宇咸以朱日皎月輝上薄雲漢後八年改九事功德至之疇瞻肅心生焉先是梁武帝時峽有二神人化為遊方居士往舒州叩上元延祚寺貞俊禪師曰本峽據清遠上游吾欲建一道場足立勝槩師能去乎師然其說俄而中夜風雨大作黎明薄霧啓戶而金碧寶

相巍巍乎已在此山中矣一何速哉說者謂黃帝極降二庶子五羊長曰大禹居峽南次曰仲陽居峽北厥後二臣左曰初右曰武亦同隱于林麓之間所謂二神人非卽二庶子乎予應之曰事隱乎微不可究測一言蔽之曰神夫以神運無方聲跡俱泯寸步不動六合已周使其少致力焉雖華嶽可移滄海可決况其為土木乎初念厥治以人相神則億萬斯年獨存而常今矣攻師自據法席行將一紀隻椽片瓦皆出其力而曩昔出山似茲殿始故取其名之著者刊于石時政和二年丙申冬記

重修大雄寶殿記

元楊觀邑令

夫神通妙用蓋佛氏之餘事耳吾觀其書所載如諸菩薩能以威神執此世界擲于他方還置本處其中衆生都不知覺又如佛說法時隨其所寓丘陵坑坎細平一等一切穢惡悉為淨土以至文殊師利問維摩疾室無床坐居士現其神力須彌燈佛卽遣三萬二千獅子之座來入其室如上所說不能悉數則何神變若此速哉是其淨智妙圓應化無礙要必有道

殆非尋常見聞所及若今飛來之說又其妙用之緒
餘爾無足怪者按峽山故事飛來殿乃龍舒上元延
祚寺梁武帝時一夕風雷神運而至蓋其僧貞俊從
二神所請由梁迄今八百餘年殿宇凡屢廢屢易而
名猶故存古也秦定丙寅今住持明顏續派臨濟之
宗嗣法訶林之印既蒞乃位覩故宇之將摧懼靈跡
之遂泯閱其常入則庾嗇廩虛走謁豪家則恡多予
寡千時太華楊觀實叨邑寄于是明顏踵門作禮求
助適有以渙沒公帑事露者以所輸財入官統計凡
二千五百貫卽付之繼以不足告觀惟名山福地在
吾境中爲國祝釐臣子至願此僧勤敏可任事用推
已有以相其成仍命勝因寺住持宗明專主財計營
辦有職董役有員顏則總其大凡遴材必堅徵匠必
良爰究爰度視舊有加棟隆梁修中敞旁殺位置謹
巖壘斗嶙嶮危簷翬飛竹苞松茂九事功德不改其
舊靈山一會儼然未散則又飾以金帛繚以石欄種
種莊嚴妙好殊特天龍人鬼靡不忻然經始于天曆
己巳之上春是秋告備顏與其徒復求予記且曰見

舉拜公賜甚厚丐一言警我後人俾紹俾續圖于不
朽如是三請則勉用其說而告之曰顏乎汝法所謂
成住壞空汝知乎自一小世界乃至無量無數微塵
劫土皆始于成既成而住住而必壞壞而終歸於空
空又復成成又復住住而復壞壞而復空四者相因
展轉循環無有窮已一切諸法亦復如是而有無成
無壞無住無空者存三世諸佛以此相授今我與汝
皆具是道而未能者當勤修也嘗觀汝是寺自始飛
來至于今日歷世未及三十其成其住與壞與空能

保於後日乎雖然汝誠盡汝今日成住之責必堅必
確使無速朽吾為汝記俾爾後之法嗣厥子若孫因
吾之言思紹汝志緝而熙之使不至屢壞屢空是亦
汝之常住乎其中也庸何慮為歸而為我語爾二神
堅汝定力牢記昔人動不如靜話頭俾其罔復飛去
主我泉石則亦庶乎汝之能保任也顏曰唯唯乃復
為之說偈偈曰吾觀世間法無鉅亦無細成住與壞
空四者常相因惟我兩足尊無壞亦無成能度一切
衆超出諸有海今此古叢林二庶所棲止有殿者飛

來于今八百年屢成復屢毀有為亦如是明顏善知
識肯復為改構願力所莊嚴堅固無與比察其所用
心惟恐壞與空壞空不必慮當有繼之者但當勤精
進深入佛知見以我無壞成度彼成壞者是名大四
向稽首天人師願坐此道場曠劫長不動皇皇斯萬
年轉此大法輪廣度諸有情同證于佛道說此偈已
一切大衆頓首忻悅請刻諸石于是乎書時天曆二
年己巳歲良月既望

重修飛來古殿記

元高若鳳
廣州路推官

廣州府清遠縣北十里許有峽山水清勝茅君傳內
載為十九福地世傳黃帝二庶子及其臣曰初曰武
居禺山之南北實主是山有洞存焉蕭梁時二神化
為游方居士往舒州延祚寺謁貞俊禪師是夕風雨
暴作黎明則殿已飛來于茲矣一角掛于梅關即今
之雲封寺也由是貞俊靈靄二禪師俱至峽山有臺
曰化樂熾然說法大振宗旨勅賜額曰至德唐景雲
間改號禪居宋康定初改號廣慶歲久殿宇傾壞大
觀戊子住持了玟更新之自兵火後移殿下瞰江滸

卑痺弗稱皇元至正戊子廣州城居袁暹繫舟遊覽
攀磴緣崖撫舊址榛棘慨然久之住持祖惠靈傑作
禮請曰勝地不常江山如待長者但發愿心種大福
田黃金布地如在目前袁意諾遂卽舊址施財鳩工
復創寶刹一所經始于是歲十有一月落成于明年
九月殿宇翬飛丹雘煥爛像設莊嚴人天悅樂玲瓏
幽敞悉復其舊觀焉或謂是寺常飛來于梁之普通
大木常運于唐之神龍今乃藉于人力何耶曰神人
一理也敬佛一心也何隱顯之間哉曰我佛常以威
以三寶殿擲於他方還置舊處不如是何以見我
神通變化余則以爲一切有爲之法孰非幻乎夫
佛以寂滅爲樂人相我相一歸于無故能以芥子之
小而納須彌之大虛中遍滿樓閣寧直以飛來一殿
示其圓通哉誠以是諭之慧師首肯遂書爲記時至
正辛卯九月朔旦

重修飛來殿佛像記

明鄭積中 學博

峽山飛來寺冽江之勝槩也山水奇秀甲于東廣世
稱福地自梁以來肇有寺宇由唐宋迄元歷年旣久

其間興廢不一歷歷可稽國朝正統景泰間有僧號東明者來主是寺暨其徒輩嘗感遺踪興嗟募緣陸續修造建大蘭若如飛來殿天王殿半雲亭二聖祠圓通閣全清閣三門牌樓甃開古路重立飛來鐘樓結砌水道仍修葺祝聖殿鐘樓兩廊一新各殿佛像羣工告成百度攸新屹然為上方佛觀矣迨弘治之三年庚戌相去已四十餘年而諸佛像塵埃點污香泥剝落主僧華巘東明之高弟也性度明朗於凡釋氏之書無不博獵于是慨然以飭新為己任時則仲秋叶吉捐帑重修顧其功溘瀚于力有所不贍復廣募勝緣以助之而四方之士多樂從者于是朝夕董其事務求華美不計小費又明年辛亥夏四月始落成則壞者完故者新金碧輝煌照耀眼目而諸佛之像煥乎一新為一莊嚴世界矣且于余為文以志不朽吾聞釋氏者以寂滅為尚以苦空為高其教然也然觀其用心則有甚可取者夫奉佛飾尊非緇流者所事事歟但因循者安其故常間有喜作則又供億之煩之憚惟華巘嚴事東明一意繼述革故鼎新鐘

禹嶼山志 卷二 三
聲梵放勤修無怠俾後之登堂肅像者顛然起敬仰之心而善念于是平生皆獻力矣若夫聖壽萬年共祝皇圖之固兆民百劫同臻覺海之波持此默念則又覩其用心之大者豈直區區于修廢墜已哉碑成不敢自居請勒諸檀樾芳名併所助之資於左于是書之時弘治辛亥孟夏朔日

重修大雄寶殿記

明葉玉

佛氏之教其始也隱于無名之中窈窈冥冥無形聲之可求孰爲之殿旣而顯于有名之後流入中上宗

其教者假像爲佛由佛爲殿則佛與殿可相有不可相無也久矣廣慶寺據清遠峽山之陽幽勝甲天下巍然一上刹也大雄寶殿創始於建德之時再新於天曆之際歷歲滋久日就圯壞四顧蕭然何以供香火于是住山無瑕上人接目感心遂呼其徒語之曰殿宇諸佛之止諸佛吾教之宗殿宇勿修誰之咎與乃先措鉢抽資預存少料復募諸方檀樾委粟捐金集力鳩材諏日始事殿宇欹者正棟梁朽者易節椽壞者修丹青脫落者潤色萬年傳燈之地于斯煥然

豈直為觀美哉蓋將祝延聖壽以奠皇圖陰祚生靈以度苦海庶幾哉不負古人立寺之意矣茲役也肇工于丁丑落成於戊寅不期載而殿宇一新真若琉璃之無界蓮花之無垢亦不曰有山靈之勅護與何神速之若是也僧索余記故書時正德丁丑冬立石

定心泉記

明翁森

穗城沂北二百里曰峽山居清遠峽中瀆水之流迫還嶠岬兩山壁立不可路通山巔有寺曰飛來其初也有地曰內坑有泉曰定心因跋多羅三藏法師慮

其寺無泉可汲求之亟忽一日有一老人指石曰但定其心何慮無泉遂隱竊疑觀音示現也師乃莊嚴其相敬禮不怠鑿石果得泉水味若天泉甘露因名定心俗謂之觀音泉也泉流石中廣六尺水深三尺唐貞觀間建觀音閣于上後廢移閣跨泉夷以堅木上崇大士左右殿奉諸佛傍為僧舍卽今峽山寺是也門瞰綠水溶漾紆徐茂樹藂石清雅而幽邃過者必登覽焉廣州右衛揮僉劉侯靖嘗過峽愛其泉而濯焉遂賦詩以紀之釋曰書於壁孰愈於泉泉雖勝

如未有記何比至湟川求石守禦莫侯克相厥志屬
余以記其事余聞侯乃祖受征克勳命考源躬自策
功特授廣東都閫侯以圭傳組襲循典僉衛爵好讀
書尚文雅暇則學吟咏又好遊山水以樂其情懷誠
可尚已昔柳司馬在末息壤雖小東丘雖奧亦必記
焉况峽山為廣名刹而泉又得其勝宜刻記以答釋
者之請莫侯復附詩於下方餘者次第繼焉

峽路記

明王漸逵

浙西南岑吳公憲于廣備兵于嶺南軍于清遠先是

峽山阻險濤石危岫為舟楫之厄會入漢以來千
餘載志士仁人付之莫可奈何公至惻然時方有
寇之剪凡歷而觀者再過而踟躕者六曰東者壁
者麓壁者骨麓者肉其幾闖矣未觸其會方今聖澤
流行民物充盛視如中州天效靈地助順意者其在
茲乎予其何辭迺進僚屬兵士而語之僉曰諾乃相
脈勢度遐邇測陟降量渙止集羣技列功次乃取材
于山取石于巖取土于驍勇無煩邑長無驚我民由
是莽者曠藪者豁嶮者傾壑者踈凹者平壑者架窪

者形砮者臺紆者繩方踰月而大道攸達南者北者
舟者陸者商者旅者止宿者漁者佃者獵者樵者郵
者使者牧者騎者冠蓋者荷負者縵者採者遊者迎
者送者流寓者廬處者皆懽忻歎咏以為堪輿一小
開闢演嶠之濱傳為盛事是故駢翳化為閭爽阨隘
化為坦夷頑壘化為竒勝激湍化為漪池鬱憤化為
燕笑愁怨化為愉怡黿鼉化為蓄玩嵐氣化為清霏
殊方化為鄉國呻噫化為雅詩青蘿王子曰予嘗北
渡大庾觀九齡開鑿處涉淮泗淄濟求禹功于九河

孟津乃撫而歎曰嗟乎時乎易稱會通重開物殆近
之矣是故禹移淡水先冀克曲江關隘南服以奠吳
公入越而峽流行雖時會之孚亦存乎人矣後之思
公之功者尚求之名山大澤中因命刻記于飛來之
巔俾山靈守之勿替時嘉靖十五年四月吉日廣州
府知府鄒守愚清遠縣知縣呂應昌勒石

重豎霍文敏除虎碑記

明姜

忻南韶兵
備南昌

天地間一氣而已其靜虛動直廣大高明磅礴于宇
宙之內者則為正氣而沴暴乖豎容有不正之氣奸

乎其間時惟君子者出扶植而挽回之卒歸于正民
物以之咸寧乾坤因而定位斯正氣之常勝然也豈
區區智力所能與哉天地之大德曰生是好生天地
之性也而豺虎乃利其爪牙喜于吞噬獨非天地之
所生與顧其種類不絕于世天地留以為民害與然
非也天地之大何物不有深山大澤豺虎宅焉其與
人原不相及也或出而害人則人猶得以啗筭之搏
擊之彼未嘗不畏人也乃其出入縱橫噬人無厭重
貽一方之患則為反常則為乖度必自速其殃昔禽

獸逼人禹益得而殄之虎豹犀象肆虐周公得而驅
之彼豺虎而敢為民害聖帝賢相所必除也聖帝賢
相之所必除是天地之所不容神明之所殛也夫何
疑焉輔相天地幽贊神明除民之害而貽之以安是
乃所以扶植正氣也正氣勝則沴斲消矣夫亦固然
之理而已正德末造廣之清遠峽數有虎患由峽以
泝英德興仁暨于潞江皆山水之奧區虎多出入其
間白晝噬人遭殘傷者以數百十計先尚書霍文敏
公入都維舟山下聞其事為之拊膺乃移文山神切

責之與神約期三月內誅殛必盡不然者告于上帝
罰及于神必無赦立石于峽之飛來寺忽一日迅雷
擊殺四虎他皆走死溪驟漲隨流而出自是虎患頓
息嘉靖中文敏沒寺僧仆碑虎出噬人如故僧懼乃
豎碑祭告之患復息迄隆慶辛未間清遠縣中在在
有虎縣令逐之遣使告於碑下虎渡河乃更立新碑
焉夫神道至幽者也至暴莫如虎祝史陳詞乾吻腐
古曾不能冀神之一格椽杙張置之夫挽強弓挾利
刃以其身爭一旦之命而力不勝輒就斃焉乃文敏

公持區區寸楮驅神如隸搏虎如鼠質盟訂期以險
阻巖菁之地化為清平郊野之區旅樂宵征民嬉夜
作何其功能若是且碑亦片石耳碑仆則虎出碑豎
則虎祛卽寶笈靈符未足喻其響應者又何以故也
此豈非天地正氣萃于其身秉義吐辭孚豚魚貫金
石勒之貞珉求以為鎮誠百世不可磨滅者與充是
氣也豈惟山靈效順猛獸潛藏造化之機且自我執
也幹旋轉移直弄丸股掌耳易曰天地且弗能違而
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斯正氣之功用也文敏公性

行端恪守道嫉邪自舉進士卽以直躬亮節著聞于
時海內爭望其丰采比躋腴仕正色立朝毅然有古
大臣之風宦業勳名詳在國史茲特爲其鄉土除害
之一端云然亦足槩公之爲人矣公之冢嗣僉憲君
克世先德亦以直道齟齬于時者念碑豎寺門外非
所以示隆重垂久遠遂出橐金三十兩請於分巡何
君下所部卽大門之右爲樓移碑置其中費不及民
役以告竣君乃寓書于子俾記之以示來者予惟文
敏公除害之仁與令子繼志之孝皆不可無述也爰

撫其顛末而論著之如此

清遠令蘇公驅虎碑記

明陳

堂

光祿卿
南海人

清遠故吾粵巖邑也其地多高山峻嶺巉巖萃嶽嶽
岑嶽巖蜿蜒數百里萬曆丁亥虎出吉河鄉挈攫咆
哮聲震林木所磔裂者百二十人名姓皆可指數毛
血漉漉灑莽藪間居民十百爲羣人持刀盾劍戟不
敢就道譚者股慄色變諸設法格捕不可得甚苦功
數月餘邑侯蘇公聞之惻然遂爲文以禱於土神致
滸江巡檢謝遐才往其詞曰某不佞爲天子司牧此

方期與吾民休養生息以毋負任使爾吉河守土之神亦奉帝命以衛我邦國方今聖神在御山嶽百獸靡不效靈奉職爾寧能縱虎為患戕殺吾民吾願與神約自今以始陰逐猛虎還之故山勿使害人不日將率鄉人立廟祭祀爾將世世血食如或以下吏無隱德不足以動神之聽某將祭告城隍轉聞上帝神當有幽責無後悔大畧與韓文公驅鱷霍文敏驅虎文相類禱畢旬日虎患遂息逾年來無有以噬一冬無一物見告者吉河之人咸前忻焉耕者植耒漁者

鼓枻樵牧者弛擔釋負行歌之聲相答也其父力正弟介黃生士顯朱生士讚學顏輩謁余以紀其事予聞之喟然嘆曰異哉侯之為令也且侯何德以修職而令鬼神聽命若此捷耶三生改容揖而進曰自侯之為政也節用愛人寬刑省賦徵輸自公帑之外無知也諸所聽斷務盡得情不以期會為急要在使民化之而已其大者築蒲基令萬畝皆成沃壤小民有可耕之地而賦有所出何其惠也鹽販餉銀隨割鹽多寡令商人自填引目無侵欺染指之嫌何其廉也

歲乙酉春早步行路禱三十里至令芝巖雨應而注何其誠也石坎猺獍刦掠為患比又欲殺其酋長倡亂當事者輒欲議兵侯力陳不可狀卒從安撫無一鏃之費而有輯寧之功何其智也邑學僻在山林間歲久圯壞侯捐俸金修治仍置學田備祭器考訂儀注靡不畢具而孔廟奕奕教化禮樂百年一新何其仁也或者邑治之神有以默相侯之德政而為之驅虎以去乎則不然而何以神應若此嗟乎侯所謂循吏者非耶余嘗考之載藉若劉戎守弘農虎北渡河

武將守西河虎不為暴碩少連佐登封移文嶽神虞患以息李紳刺除壽二州虎亦盡去至今光耀簡冊右侯者豈不後先媲美而謂古今人不相及信然乎哉今人之同類者相約非有行誼重然諾者猶不可以取必以彼四立賢守令乃能驅異類質神明若持左券謂人力之所及其然乎哉且無暇遠引余粵人也知韓文公之守潮矣潮之鱷猶清遠之虎也文公驅鱷而鱷去蘇文忠以為美談藉令後日有如文忠公者出於侯之後其抵掌讚揚宜何如也抑愚猶有

說焉韓之在潮非其遇也徒以精誠格乎物類若侯之治效彰著如是部使者薦之天子數矣天子聖明視唐遠甚異時察吏治當以侯為治平第一增秩萬金如漢故事則所遇視韓過之豈不為粵人之幸雖然蘇文忠有言所能者人也所不能者天也侯固盡人以聽天者藉令爵至關內侯如黃次公其必不鵬鶴為神雀也哉侯名廷龍莆田人萬曆癸卯鄉進士丁亥歲奉勅封文林郎

前飛泉洞記

明朱士讚 邑人

